

艺术作枪，舞台是战场。抗战期间，英勇的文艺战士深入敌占区，广泛开展政治攻势，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尖锐斗争，在发动群众、瓦解敌军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本期我们推出相关回忆文章，介绍冲锋剧社文艺战士的战斗经历。

——编者

# 战地黄花敌后开

■和谷岩

## 硝烟中的灯火

1942年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我军实行了新的作战方针——“敌进我亦进”，打到敌占区去，开展政治攻势，宣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争取伪军，瓦解敌军。我所在的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当时有36人，一分为二，组成两个文艺小分队，配属到分区组建的两个武工队，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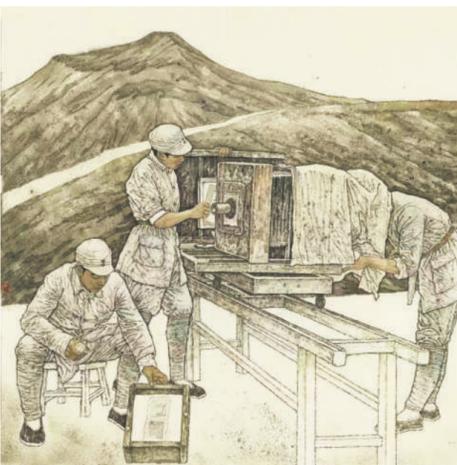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我们开展的政治攻势，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：一是为敌占区群众演出；二是直接对据点和炮楼的敌伪军喊话、唱歌；三是教敌占区群众唱歌、演戏，进行文艺辅导。这一切活动都是在武工队的掩护下进行的。配有文艺小分队的武工队是轻骑兵，是播种机。它走到哪里，就把战斗的歌声和戏剧带到哪里。在那艰苦紧张的岁月里，三分区所属各县敌占区，提起武工队和冲锋剧社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

那时的创作生活很有意思。冲锋剧社分为两队以后，人员很少，没有严格分工，都是一人身兼数职，既是演员，又是演奏员，还是创作员。创作都是就地取材，边写，边演，边改。房东老大爷、老大娘和村干部就是创作素材的最好提供者。因为置身于敌占区，尖锐复杂的斗争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许多生动的故事。敌人的暴行，人民的英雄主义，点燃着同志们的创作热情。即使演出活动再忙再累，大家也要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。

在敌占区，我们曾听到过这样一些故事：一位老大娘，为掩护我抗日干部，在敌人带血的刺刀面前，威武不屈，最后壮烈牺牲；一位农村大嫂，在我们一位抗日干部遭敌人追捕的危急关头，挺身而出，把干部认作自己丈夫，巧妙与敌人周旋，瞒过了敌人……

就是在听了大量动人故事并有了亲身体验的情况下，剧社的李树楷同志写出了深受敌占区群众欢迎的独幕话剧《张大嫂巧计救干部》。在1942年到1943年的两年中，这个戏单是冲锋剧社就在敌占区先后演出过120余场，每场效果都很好。戏一开始，抗日干部遭追捕时，观众情绪紧张，都为他的安危捏着一把汗；当演到张大嫂沉着机智地同敌人周旋，终于瞒过了敌人，使干部脱险时，观众便发自内心地欢笑。因为舞台上再现的是自己身边经常发生的事，观众感到格外亲切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消耗巨大，在我军民沉重打击下，敌人（特别是伪军）士气空前低落。当时，敌占区流传着许多伪军家属教育、劝说当伪军的亲人向我军投诚的故事。以这些故事为基础，张克夫同志和音乐工作者晨



抗战文艺记事(连环画)

刘昌盛作

耕、孙福田(笔名田工)同志合作，共同创作了歌剧《刘二姐劝夫》。这个戏写的是一个遭受日本鬼子侮辱的伪军家属(刘二姐)，耐心劝说丈夫改邪归正、弃暗投明的故事。歌剧的唱词非常通俗、口语化，作曲上吸取了河北省的大鼓、落子和一些民间小调的成分，委婉动听，如泣如诉，流畅易学。这个戏在敌占区演出过上百场，效果也很好。每次演出后，观众很快就学会哼唱戏里的唱段了。刘二姐语重心长的规劝，传遍了敌占区的千家万户，传到敌人的据点和炮楼上，不知打动了多少伪治安军和伪警备队人员的心。

1942、1943两年是冲锋剧社演出活动最紧张、最繁忙的两年，也是创作上获得丰收的两年。在紧张频繁演出和对敌喊话活动的同时，剧社的同志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话剧、歌剧、歌曲、说唱材料(曲艺)等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好作品。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：火热的斗争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。

在政治攻势中，我们除创作了话剧《张大嫂巧计救干部》、歌剧《刘二姐劝夫》、话剧《一块走》、歌汇报《地獄天堂》等一批节目外，还创作了一大批歌曲。如《枪口朝天放》《炮楼儿高又高》《炮楼谣》《小槐树》《走向自己的家乡》《抗日的事要多干》等。这些歌曲针对性强，节奏明快，语言通俗易懂，一听就懂，一学就会。例如，为了鼓舞敌占区人民的信心，粉碎敌人的“深沟堡垒”政策，我们创作了《炮楼儿高又高》；炮楼儿高又高，挡不住咱们八路军打胜仗，封锁沟长又长，挡不住咱们老百姓运军粮。炮楼儿修得多，咱们的耳朵是摆设，别看他鬼子张牙舞爪逞疯狂，八路军来了吓得它鸡窝窝里藏！

政治攻势中，一开始观看我们演出的只有敌占区群众。随着政治攻势的广泛深入开展，伪军也成了我们的观众和听众。有一次，我们到离完县县城8里地的一个村去演出，敌人的炮楼紧靠村子的南边。戏眼看就开始了，报告员跑来向武工队长报告说：“炮楼上治安军的王班长想来看戏，让我来问问队长叫不叫他们来看？”武工队长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告诉王班长，欢迎他们来。但是不要带武器，空手来看。”戏开演以后，果然有五六个伪军来看戏了。他们穿着伪军衣服，帽子夹在胳膊窝里，没有带枪，挤在后排的人群里和大家一起看完了演出。观众散场的时候，报告员又来向队长报告说：“王班长让我来问问，为了应付日本人，他们可不可以朝天打几枪？”队长说：“告诉他，听到我们三声枪响以后，他们再打枪！”

等观众散尽，剧社的同志把借来的服装道具还完，自己的行装也都收拾好后，武工队长命令身边的通讯员：“枪口朝天放三枪！”

“叭！叭！叭！”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，那悠悠的回音刚消失，就听村南的炮楼上，“咯咯咯……”“咚、咚……”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，子弹呼啸着从高空飞过，像是庆祝剧社演出成功，又像是为武工队送行。

1943年，曲阳县一个炮楼上的一班伪军，一把火把炮楼烧掉，带着挺机枪和七支步枪，跑到山里向我八路军投诚了。事后了解，他们之中有的人，就不止一次地从炮楼上跑下来看我们的演出。

除为敌占区群众演出外，政治攻势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据点和炮楼内的敌伪军喊话和唱歌。这是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。这种活动是剧社和武工队的同志密切配合进行

的。剧社负责喊话的同志，事先通过调查研究，摸清炮楼内敌伪军的情况，然后由武工队在敌据点(炮楼)附近，选好有利地形。天黑以后，喊话的同志在武工队的掩护下，悄悄潜入预先选好的地方隐蔽起来，待武工队把警戒布置妥当后，即开始喊话。喊话时，根据对象的不同，有的是“先礼后兵”——先喊话，喊完话打一挺机枪，扔几个手榴弹，高唱战歌而去；有的是“先兵后礼”——对待态度顽固、不听规劝的敌伪军，就先来个“下马威”，组织较强的火力对着炮楼猛烈射击一阵，等敌人态度老实了些了，再对他们喊话，进行教育。因为喊话的内容具体，有时是指名道姓，唱的歌也很有针对性和鼓动性，所以敌人很头疼。他们对我们喊话唱歌比对我军的机枪手榴弹还害怕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回忆起那段紧张、艰苦而有意义的斗争生活，仍心情激动。政治攻势作为我军重要的斗争艺术，将同我武装斗争的光辉事迹一起，永远写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册上。

**作者简介：**和谷岩(1924.1—2011.6)，河北曲阳人。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。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、宣传队分队长，冲锋剧社舞蹈队长、创作员、副指导员、队长等职。1955年调入解放军报社，历任记者处记者、副处长、处长，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等职。他创作的《枫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(与人合作)《纺车之歌》《英雄的诗》等作品，多次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课外辅导读物。

(本文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，有删减。原文刊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史资料选编·抗日战争时期》)

## 红色足迹

今年夏天，我们走进马兰基地。这不是马兰开花的季节，我遗憾没有看到马兰花，但其圣洁的精神早已洒满心田。

今天的马兰基地已不再荒凉。营区里，白杨高高挺立，青草翠绿如茵，各类果树已是硕果累累。但基地外，大漠孤烟，荒原一片苍凉孤寂。多少年来，马兰基地的将士们，唤醒了千年沉睡的戈壁，打造了这片神奇的绿洲。当年，他们风餐露宿，风尘仆仆，在茫茫戈壁勘察寻找着最佳试验场所，最终找到了位于罗布泊附近的马兰。荒无人烟、尘沙漫漫的马兰，就在此新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。

长眠着400余位英勇的马兰烈士陵园，是我们最先来到的地方。在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朱光亚、基地首任司令张蕴钰、功勋院士程开甲等先辈墓前，我们一一鞠躬。这里还有许多令人感佩的无名英雄。放眼望去，陵园西侧是一排排无名烈士墓碑。基地工作人员介绍说，有一些早年逝去的同志的墓碑是木质的，木头腐烂后无法辨别碑文。因此人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马兰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，只知道他曾经在马兰战斗过。后来，英烈墓统一迁到烈士陵园后，这些英雄每个人都有了一座无名墓碑。

若要感受真正的马兰，还要到山脚下那片老营房走走。这里是老一辈马兰人工作的地方。

一栋栋老营房，都是三层楼，筒子楼结构，整齐排列在山脚下。越过一条小溪，与工作区隔溪相望的，便是当年程开甲等人的寓所。房子面积很小，看着很是简陋。当年他们在房屋周围栽下的树苗，已是枝繁叶茂。树叶伴着微风飒飒作响，我仿佛听到老一辈马兰人来到这里时，风华正茂的他们那朗朗的笑声。

从老营房返回后，我们走进马兰基地历史展馆。我再一次见到林俊德院士临终前那段视频。生命的最后8天，他执意不做手术和化疗，只是用营养针和止痛针维持生命，依然坚持工作……他“宁可透支生命，也不拖欠使命”的精神，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。

夏日戈壁，夜凉如水，我躺在招待

# 有一个地方叫马兰

所辗转反侧，便起身翻阅白天一位老兄送来的三本书，《蘑菇云升起的地方》《有一朵花儿名叫马兰》《马兰谣》，分别是关于马兰基地的故事集、历史集和歌曲集。回想白天参观所见，再翻阅这些书，我似乎穿越时空与先辈们对话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赤胆忠心的马兰人像骆驼刺一样扎根荒漠，为中国人的脊梁更加挺直而奉献着、奋斗着。马兰基地，这是一个壮美更壮怀的地方。

马兰，开小花，有芳香。离开马兰许多天后，我总感觉那首《马兰谣》还在耳边萦绕。那是一首能触及灵魂的歌曲，“青春无悔生命无怨，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……”

## 文艺汇演激扬练兵豪情

■付磊晋蒙

### 基层文化景观

近日，第82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，一场以“沙场铸忠诚”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火热展开。

“风吹沙，风吹沙，吹出了钢铁战士一茬又一茬……”该旅某连中士耿露演唱的歌曲《风吹沙》，配合背景屏幕中的演训场面，让人心生豪情。耿露所在营是伴随陆军转型而组建的新型作战力量。从朱日和、青铜峡，到阿拉善、库尔勒，该营官兵在不同地域环境中摸爬滚打，不断提升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。

“嘟……”随着一声急促集合哨音骤然响起，身着战斗装具的官兵用铿锵有力的舞步艺术再现战备演练场景。歌伴舞《全班注意》由某连官兵结合日常训练自编自演，生动彰显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火热豪情。

一个个取材官兵生活、展现官兵风采的节目接续上演，赢得官兵阵阵热烈掌声。相声《“谢幕”快走开》以生动幽默的台词、新颖独特的视角，提醒官兵注意防范泄密；《战斗战斗》《硝烟歌行》等歌曲，充满战斗激情，鼓舞官兵斗志；舞蹈串烧《战地青春》洋溢青春气息，展现官兵新风貌……

“请党放心，强军有我！”演出在歌曲《强军有我》的激昂旋律中落下帷幕。



近日，某工程兵大队文艺小分队来到青藏高原，为部队官兵送上慰问演出。图为小分队演出歌舞《洗衣歌》。

韩复健摄

## 作品背后的故事

#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

■红雨

经典军旅歌曲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的歌词，原本是军旅作家、诗人胡世宗写的一首诗。诗歌发表后，先是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初中第四册语文课本，后来它又从诗发展为歌，得到几位作曲家的青睐和几位歌唱家的真情演唱。

1980年盛夏时节，当时在沈阳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当干事的胡世宗，与胡宏伟、孙旭辉等几位部队诗友组成小分队，到边防哨所采风。在祖国大陆最东端的“东方第一哨”乌苏镇哨所，他们和战士们同吃、同住、同执勤，很快跟官兵熟悉起来。胡世宗提议说：“我不能在太阳出来之前，站到哨所的瞭望塔上，看看我们边防线上的日出啊？”他的提议，得到哨所官兵的支持。

那天，胡世宗早早起床，登上高高的瞭望塔，与哨兵一起静静等待太阳的出现。在边防线上看日出还是头一回，他的内心非常激动。身旁的战士扛着枪，昂首挺胸站在塔上，目光坚定地注

视着边防线。不一会儿，一轮红日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来。那一瞬间，胡世宗感觉晨光是“啊”地照到哨兵和他身上的，然后洒向身后的大地，洒向辽阔美丽的祖国。

当“东方、太阳、祖国、军人”这些阳刚又诗意的意象汇集在一起，胡世宗脑中蹦出一句话：边防哨兵是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人。随后，他以哨兵的口吻，用第一人称作下诗歌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：“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，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。每天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，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……”

从边防线采风回来，胡世宗写在采风本上的这首诗歌被《前进报》编辑贾昭衡偶然间看到了。随后，诗歌很快在《前进报》刊发，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军内外多家报刊也都发表了此作。

胡世宗是诗人，一开始没想歌词的事情，倒是词作家张名河提醒他：“这就是一首很好的歌词，既歌颂祖国又歌颂

战士，多好啊！”

第一个为诗谱曲的是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曲家铁源。他所谱歌曲风格偏军营民谣，适合战士边弹吉他边唱，由朱晓红在央视元宵晚会上演唱过。创作过《说句心里话》《小白杨》等歌曲的原总政歌舞团作曲家士心，也为这首诗谱了曲，歌曲由郁钧剑在央视“双拥”晚会上演唱。而现在流传更广的版本，是当时的青年曲作者陈枫的作品。

当时，陈枫和胡世宗在沈阳军区一个培训基地碰到了。陈枫兴奋地说：“胡老师，您的那首诗我要谱。”胡世宗委婉地说：“铁源和士心都已经谱完了。”陈枫来了倔劲：“没关系，我也要试试。”胡世宗当时想，年轻人有创作热情，就由他去吧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铁源把电话打到他家里：“世宗，陈枫把你这个歌又谱了，谱得真好啊！哎，你听我给你唱几句……”

陈枫所谱的这版歌曲最先在前进歌舞团的一些学员中传唱，后来由蒋大

为在“八一”电视晚会上演唱。辽宁电视台拍摄的任丽蔚演唱这首歌的音乐电视，获得1996年中央电视台军旅音乐电视大赛银奖。2001年，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

这首歌用浪漫手法表达士兵对祖国的赤诚，广受官兵的喜爱。1996年3月，胡世宗收到“东方第一哨”哨长孙远征的来信，说他要结婚了，婚礼上想用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》伴着他和新娘走向婚礼殿堂，烦请胡世宗帮忙找到这首歌。胡世宗立即到辽宁电视台复制了一盘音乐电视录像带，邮寄给他，帮他完成了心愿。

那天，我问胡老师，您到过多少边防哨所。他说，当年他和创作组的几位作家，用两个多月去了边防44个基层连队和哨所。每到春节前，他就会收到许多战友的新春问候，其中就有来自“东方第一哨”官兵的。胡世宗说：“为战士而歌，为战士代言，是我终生的追求。他们喜欢我的作品，我感到比拿奖还荣耀。”



长征

第5586期